



夏夜，在公园乘凉的人群。记者 崔引 摄

酷暑之夜，外来务工人员如何过

本报记者兵分四路，记录他们的生活

□记者 张明强 程鑫 实习生 江俊超 柳欣

我市为浙江省外来人口第一大市，其中北仑、鄞州、镇海等辖区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。

酷暑之夜，这些数量众多、为宁波建设出力流汗的外来务工人员，如何是度过的？两天来，本报记者兵分多路，走街串巷，记录了这个群体的夜间生活。

健身乘凉度夏夜

江北慈城洪陈村是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。

这个夜晚，记者在洪陈村公共健身器材中心遇到了正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文师傅。文师傅刚做完运动，身上的汗水浸透了洗白的T恤，气息微喘，但坐姿依然很正。见有人过来问话，文师傅的家人也都围了过来。

据了解，文师傅是四川人，今年43岁，经营着一家五金店，来宁波工作已有16年了。

“平常工作不是很忙，每

天8个小时吧。你知道，这几年五金行业不景气，没什么钱赚，也没什么可忙的。”文先生用记者递上的纸巾擦了擦汗笑着说。

闲暇的晚上，文师傅就和家人去村子周边的小公园轧轧马路，“我女儿、媳妇、丈母娘，全家人一起，你们宁波人叫‘荡马路’，消消食，聊聊天，很惬意的。现在村子里的健身器材很多，我丈母娘和我媳妇儿都很喜欢锻炼。”一天到晚关在空调房里，对身

体不好，再说，也浪费。晚上出来散散步，健健身，已成了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休闲活动。

文先生告诉记者，除了和家人逛马路，洪陈村在夏天的晚上有时会组织放露天电影，这时候自己也会跟着人流去看看，“差不多半个月放一回，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片子，还是黑白的。免费的嘛，晚上乘凉解解困，这个政策弄得挺好。”

喝着啤酒侃大山

在洪塘上邵村花坛边，记者遇到了晚饭后闲聊的禹师傅和王师傅。两人坐在自己带的小马扎上，光着膀子，面前堆着几个空啤酒瓶和一大袋炒花生。

记者上前说明来意，询问两位师傅的姓名，“我姓禹，大禹治水的禹，很少听到过吧！在我们河南还是很多的，中原大地，跟着大禹姓的……”未等禹师傅说完，王师傅就在旁边打趣禹师傅是吹牛皮，二人天南地北地侃了起来，一搭一档，插科打诨，如同相声中的捧逗，十分默契。二人说了一通，口干了，便畅饮几口啤酒，剥上几颗花生米嚼着，脆生生的咀嚼声让人听了很是嘴馋。

两人是河南驻马店人，在洪塘一家医疗公司做电焊工作，一起来宁波已经有11年了。禹师傅告诉记者，自己

今年49岁，儿子在天津工作，禹师傅的妻子正在老家给儿子找对象，这段时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“每天晚上下班也没啥事儿，在家里怪寂寞的，就和老王干干啤酒，剥剥花生，拉拉呱呗（北方方言，意指聊天）我们老乡几个在一起不容易，培养培养感情。”

46岁的王师傅是讲新闻的好手，老家或是身边发生什么新鲜事了，一准儿能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讲得绘声绘色又有理有据。

“我老家一个邻居，和女孩办了婚宴，领了彩礼，但是没有领证，你们说这算不算结过婚了？等到婆家催要孩子了，那女孩儿就跑了，你们说这彩礼还能不能要回来？”王师傅的亮嗓门一讲新闻，身边的老乡就全围过来了。他一边听着大家讨论着他

的故事，一边剥出颗花生米细细嚼了，又呷了一口啤酒，这才心满意足地开始分析，告诉大家只是办婚宴、没有领证就不算结婚，没有结婚就可以申请退彩礼。“我这可都是问过法律的。”王师傅认真地说。

“老王可是我们这儿的‘百事通’，他啤酒肚里像这种法律维权类的新闻一天一个不带重样的，他讲完我们都会一起评理，既是听新鲜事儿，也是在学知识啊！”禹师傅在一旁笑着告诉记者。

两位师傅甚是健谈，话题跳跃得很快，一小时的采访过程中，二人从“给儿子说媳妇儿”聊到了“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更替”，酒也喝得甚是尽兴。

谈及对未来的打算，两位师傅都计划着趁现在年纪不老还有力气，再干上几年。

这里的喧嚣不属于我

每晚七八点，海曙区的南塘老街广场都会被分割为多个地盘，这边广场舞正跳得如火如荼，那边跳交际舞的一对对舞伴你进我退、翩然起舞，而除了这些占据着广场中央的人们，还有一些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树荫下或者各自游走在广场的边边角角。

记者是在七点半左右见到龙大姐的，她的自行车停在广场边缘，她就坐在上面远远地看着那些正在热舞中的人们。记者走近的时候她吓了一跳，眼神中有些戒备。一开始记者站在广场上，比坐在车上的她要高了一大截，后来便索性直接走到马路边和她谈话。聊了几句后，龙大姐似乎放松了，眼神也柔和了很多。她说自己是四川人，今年51岁，来宁波已经六七年，平时做打扫卫生的工作，现在和老公、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一起生活。

“您是每天晚上都来这

儿吗？”记者问。

龙大姐点了一下头，“是啊，我工作下班了嘛，骑车累了就停在这里休息一会。”

“每次下班都会停在这里？那您刚下班还没吃饭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她又重点了几点头，这时记者才注意到谈话间隙她一直在用纸巾擦额头上的汗。

“你有时也会去跳吗？”听到记者这样问，龙大姐一脸的惊愕，“不会，不会。”她连连摇头，“你看看我这身衣服，脏兮兮，臭烘烘，即使会跳，也不敢去的。”在之后的谈话过程中，龙大姐告诉记者，她每天中午就在外面随便买点吃的解决，晚饭回家吃，虽然晚了点。当记者问道平时有空了都做些什么时，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带带孙子啊。”又聊了几句后记者便离开了，临走前她似乎嘟囔着什么，但是被周围的嘈杂声掩盖了。

对于龙女士来说，即使来宁波多年了，但这种生活似乎离她依然很远，城市的喧嚣和热闹还不属于她。

几串烧烤到凌晨

夜幕降临，长丰二村的小区入口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也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。

来自陕西的小王和阿强来宁波已经七八年了，在附近的工厂上班。他们的家人都远在老家，两人合租一套6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，没有空调，虽然电风扇开到最大档，但吹出来的热风依然让人汗流浹背。

白天的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毕竟他们还年轻，都才30多岁，并不感觉到很累，最难熬的就是晚上下班后的时间。没地方好去，没啥娱乐，虽然附近有酒吧一条街，但对于每个月3000多元收入的他们来说，那种地方只能在外看看，不敢进去消费。每个月，他们都要将挣来的钱按时给家人寄回去。

两个大男人至今没开炉灶，早上包子，中午单位有免

费午餐，晚上就是快餐，最惬意的就是坐在街边，来几串肉串。阿强说，陕西人喜欢吃肉串，特别是羊肉串，这是出了名的，可惜，宁波这边很难吃到那么好的羊肉串。

尽管如此，两人还是很喜欢这种烧烤的味道，特别是夏天的晚上。说话间，几串肉串已经上桌了。当天晚上，两人下班后一直坐在旁边的凉亭里乘凉，消磨时间。

肉串，冰啤，在两个大男人眼里，这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。旁边车来车往，扬起的灰尘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趣。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美女，两人会评上好半天。

孜然粉的香味，烧烤的油烟味，随着夜晚难得的凉风弥漫开来，两人就这样坐着，吃着，喝着，看着，聊着……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啥时候该起身离开，也许，这几串烧烤就能让他们撑到凌晨。